

長期其戰爭與日本經濟

張白衣著

讀新書贈



黎明書局出版

20

濟經本日與爭戰期長

著衣白張

版初月六年七十二國民

版出局書明黎

長期戰爭與日本經濟

版權所有

實價每冊式角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著者 張白衣
發行者兼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 江漢路聯保里
重慶發行所 榮家巷廿九號
廣州發行所 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新民圖書雜誌社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經售處

序言

近代戰爭，經濟亦爲其一部門。戰爭技術儘如何之優良，而經濟如陷於危境，則戰爭之全部即宣告失敗。例如歐戰時德國戰爭技術甲于天下，孤軍奮鬥，始終保持其陣地；但後因資源之不足，生活之困難，不能維持戰爭，結果終告失敗。

中日戰爭，至今已達九月，其勢非陷于長期戰之形態不可。而長期戰之別名即經濟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雖爲舊軍事之格言，但仍爲新軍事學之原理。經濟既爲戰爭部門之主要一門，則吾等自應明瞭最近日本經濟界之動態。

日本自華北事變勃發，最先反映日本經濟界混亂者爲日本証券市場之股票市價之暴落，此種暴落之趨勢，直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之今日尙未已，此實可反証日本經濟之危機現象。日本經濟之發展，有人譬喻爲天空之彗星，其來也，刹那之巨大光輝，其去也，刹那之疾馳輕風。蓋日本天賦資源之貧乏，其資本主義產業國之形成，完全由于軍國主義一手包辦，如一旦脫離軍國主義，則其資本主義亦隨之而瓦解，如兩者長期之結合，

則必須與中國發生矛盾。原來，因地理之關係，日本欲求資本主義之存在，必須賴軍國主義之力支配中國為其資源供給地與商品消耗地以及殖民地。但此為日本片面之幻夢。日本不知中國乃猶如太陽，日本乃猶如彗星，彗星如循軌而行，則可受太陽之惠而生存，如越軌而欲向太陽相撞，則太陽仍泰然自若，而彗星則自撞而亡。此據之日本經濟歷史之發展即可知，即甲午之戰後日本獲得中國大量賠款，在日本建造鐵路、開設銀行、發展工業；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後，獲得殖民地及國外借款，工業基礎漸立；一九一四——一八年歐戰之際，日本產業孟晉飛躍；歐戰後，因世界生產恢復，日本大受打擊，不得不集中向中國發展，在中國增設工廠，在中國開掘資源，于是得以維持其生存，但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乘中國政治混亂，軍備幼稚，實行侵佔東北四省，進攻上海，既得東北，復不為足，再圖華北，以為可以一口吞下中國。要知彗星之日本雖能與太陽之中國相衝，但決不能撞去太陽，而以彗星代太陽之地位，相反，因太陽體積之偉大，彗星之衝入，至多在太陽身上多嵌一粒贅疣。

事實如此昭示吾人：日本對此次中日戰費每年至少需一百二十餘億圓，而戰費之來源大部爲發行國家公債，一九三八—三九年度公債積額將達二百億圓，如長期血戰三年。則日本公債累積額須達五百億圓。而日本之國富，僅一千億圓，故如果長期戰爭三年，則日本之國富即須打一對折，如果以日本全國人民對公債負擔之平均，則每人每須負担五百圓，而此種負擔將永無停止，試問日本國民願意受此負擔乎？

日本戰費之來源除公債外爲通貨膨脹與增加租稅以及增加輸出。通費膨脹必須國內資源富有，技術優良，但日本重要軍需資源均須賴海外供給，主要戰器飛機汽車均不能自製，每年須流出三十億圓左右之黃金，故決不能如在歐戰時之德國。增加租稅，必先國內產業發達，至低限度維持現狀，始可以言增加租稅；然日本產業主要爲纖維工業而纖場維工業原料如棉花、羊毛、木漿、國內根本無產，戰時因原料輸入之限制與海外市之停滯，日本產業非但不能維持現狀，且呈每況愈下之趨勢，觀乎一九三八年春事業活動與工業生產之萎縮，即可了然。至于輸出貿易，因上述之理由祇有減少無有增加。但

日本戰費之來源如何籌劃乎？既不能向外國借款，復不能每年增產數十億之黃金，故結果仍不能不走增加租稅、發行公債、增發銀行券等之路。不知日本經濟機構因先天之不足，後天失調，此等矛盾政策之施行，結果愈使矛盾之巨大，即愈增加租稅，愈發行公債，愈增發銀行券，則愈使日本輸出貿易不振，產業萎縮。結果日本國民因隨增加租稅，增發公債，增發紙幣而來之物價增高愈大，惟有起來革命。此非作者有意危詞聳聽，乃有如下事實爲証。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財政

第一節 日本對華戰爭戰費之估計.....一

第二節 日本對華戰爭戰費之來源.....六

第三節 日本一九三八——三九年度預算之分析.....十三

第二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產業

第一節 一落千丈之日本事業活動.....二〇

第二節 複雜衰敗之日本輕工業生產.....二十四

第三節 長期戰爭中日本產業資本家之運命.....二七

第三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金融

第一節 十字街頭之日本通貨膨脹政策……………二九

第二節 突然暴跌之日本政府與民間信用……………三二

第四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貿易

第一節 一九三八年日本貿易界之苦悶……………三五

第二節 日本第一季貿易之分析與動向……………四〇

第五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資源

第一節 日本軍需原料資源之估計……………四七

第二節 日本軍需原料資源戰時政策之批判……………五二

第六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証券

第一節 螺旋低落之日本股票市場……………六〇

第二節 日本主要事業股票市場之分析.....

六六

第七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民生

第一節 物價騰貴下日本國民生活之貧乏.....

七〇

第二節 日本國民生活困苦之反响與革命運動.....

七五

第一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財政

第一節 日本對華戰爭戰費之估計

據日本軍事經濟專家森武夫博士在「非常時日本之國防經濟」一書中關於日本戰爭需要經費之估計曾有如后之說述：

『在日俄戰爭時，每年約需十五億日圓之戰費。今假定戰爭之規模增加一倍，則戰費應為三十億圓。加之，現在與以前物價之變化不同，以及軍隊戰爭方法之變遷，例如飛機之消耗必易，彈藥之消耗亦多，是故，如從物價與軍備裝備變化之見地，恐至少要增加三倍。三十億增加三倍，則一年間恐需要九十億日圓。更何況國家總動員之經費又非常多，例如救濟蠶絲業務須相當資金，食糧專賣亦需資金。故有一位外國軍事評論家曾預算日本之戰費每年須一百十三億圓。』

由此可知日本之戰費每年約需一百億圓左右。但上述之估計是否正確尚是問題，第一，未曾指明對何國開戰；第二，物價變動程度之難測；第三，日本軍需資源依賴海外

者甚多；第四，中國軍備之改進與中國戰場之廣大，絕對不能以日俄戰爭爲估計之根本標準。因有上述諸理由，故日本之對華戰爭戰費至少當在一百億圓以上。

據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日本衆議院預算總會中賀屋藏相（財政部長）對政友會議員小笠原三九郎氏關於臨時軍費每年實際支付金額幾何質問之答辯：『實際支出幾何難以算定以一般預算軍事預算合計每年約五十億圓，每月約支出四億圓』。（見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東京朝日新聞）但此數字日本財政部長亦自認不能算定，可見其毫無確實性。今假定其臨時軍事費每月支出四億圓，每年約五十億圓，再加海陸軍二省平時之預算（即以一九三七年度陸軍省預算經常費二億一千八百萬圓，臨時費五億一千萬圓，海軍省預算經常費二億七千四百萬圓，臨時費四億〇九百萬圓共計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圓爲假定之數字）約十五億，以及向海外輸入軍需品暨原料約三十億圓（此爲森武夫氏所云某外國軍事評論家所估計一百十三億圓中所估計者）則已將達一百億圓。倘再加入外交宣傳費及活動費，以及戰死士兵家屬之撫卹費，與夫在華侵佔區域之所謂治安費等，則已超出

一百億圓以上。

欲確定日本之戰費固相當困難，即如日本賀屋藏相亦云難以算定；惟吾等可以由種種材料之參照，或可獲得一個概念之數字，依著者之敝見，可以由下列諸材料中獲得一估計之數字。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華北蘆溝橋事變勃發後，日本即先後召開特別會議及臨時會議，通過成立中日戰爭費即所謂中國事件費二十五億二千一百萬圓之議決案。此中國事件費預定由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止之戰爭經費，（據塚田一甫氏著戰時財政諸問題，見經濟學者雜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號）換言之，日本對華戰費半年間需二十五億二千一百萬圓。日本原擬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前結束戰爭，故祇預備半年之戰費，但至今已至四月，戰事尙無結束之可能，其勢非陷于長期戰爭之典型不可，則一九三七—三八年度下半期之戰費預算勢非追加不可，今假定與上半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相同，則一九三七—三八年度臨時軍事費預算將達三十四億圓。今爲便利

起見，假定以七月至本年六月底爲一九三七——三八年會計年度，則應爲五十億四千二百萬圓。

此五十億四千二百萬圓巨大之戰費，等于日本平時二年之總歲出預算，欲增稅爲其來源，則日本平時租稅之收入僅十億圓，一時豈能暴增五倍之租稅，且軍費支出頗速，更非租稅能負，故惟有發行公債。普通發行額面一百圓之公債，實際祇九十五圓，今假定發行五十億公債，事實上可收四十七億五千萬圓，日本財政部爲湊足五十億圓計，必須負擔二億五千萬圓。換言之，日本財政部發行五十億圓公債，事實上已負擔二億五千萬圓之支出。再加五十億圓公債利息之支出，假定以四分利計算，則又須增加二億圓之支出，合計在財政部方面已有四億五千萬圓間接軍事費之支出。

又一九三七——三八年日本歲出預算中軍事費，陸軍方面合經常臨時計七億二千七百九十六萬五千億，海軍方面合計六億八千三百十萬九千億，兩者共計十四億一千一百〇七萬四千圓，（見一九三七年度東洋經濟年鑑）此平時十四億圓海陸軍費預算在戰時當

然存在，非但存在，且因戰時而更膨脹，轉而亦成中日戰爭戰費之一部份無疑。

戰時外交活動頗為重要，外交部之活動費、宣傳費、以及機密費至低限度估計其二億日圓。內政部之傷兵費、徵兵費，至低限度估計其一億日元。其他司法部之因反戰運動罪人之增加；教育部之因軍事教育實施之增加；農林部因生絲業之補助與米穀專賣之補助；商工部因貿易統制之補助增加；交通部與拓殖部因國防施設之增加等，至低限度應估計以五億圓之支出。

總上所計，即五十億四千二百萬圓之中國事件費，再加財政部之四億五千圓，海陸原來預算十四億一千一百〇七萬圓，其他各部之八億圓，則日本對華之戰費已達七十七億〇三百〇七萬圓。

關於軍需品及軍需資源之輸入數字已被日本政府中止發表，而可作參考之金額出數字亦被禁止發表，故日本向外國購買軍火之數字難得確實。但據一般之估計為三十億圓，今假定此數，則合前記數字為一百〇七億圓。又在侵佔地域維持漢奸政權費估計其為

三億圓；戰死及戰傷者之撫卹費與慰勞費，假定每人二百圓計，每年戰死及戰傷假定五十萬人計，則爲一億圓；則其計爲一百十一億圓。今更假定戰爭三年，因通貨膨脹而召來物價之增加，因公債累積而召來利息支出之增加，因世界物價增加而召來輸入軍需品及資源等商品價格之增加，更因戰爭規模擴大而召來士兵死亡率之增加等原因，作算其增加率爲百分之十，則第二年度爲一百二十二億一千萬圓，第三年度爲一百三十四億四千萬圓，三年共計約三百六十九億，即平均每年日本之對華戰費當爲一百二十三億圓。

吾人欲知日本之戰費，決不能僅考察其財政公報所表示之數字。吾人更當知日本國民之募捐款項，金銀首飾之大量流入軍部，與夫日本之黃金大量流至海外。

第二節 日本對華戰爭戰費之來源

然而，日本一百二十三億圓之戰費從何而來？已如前述，主要是發行公債。但是日本公債累積額已達一百二十億左右，欲全賴發行公債，實不可能。蓋公債增發，反促事業衰落故公債如過事增發，將反促公債之不能消化。不待說，不外是更採下列諸政策：

(一) 實行增加租稅；

(二) 實行通貨膨脹；

(三) 積極增產金鑛；

(四) 募捐款項及金銀製物；

(五) 積極增加輸出貿易等。

但是日本是否能依賴上述諸財政政策而達到其目的？乃成問題。

先來觀察日本公債政策如何？據最近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東京朝日新聞載：一九三八年度公債發行預定額合最近議會所提出之總預算及三次追加預算暨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一般與特別兩會計總額計五十六億二千八百〇五萬二千圓。按一九三八年度至最近止既發公債總額已達一百十八億九千二百九十四萬八千圓；如加入上述之預定額，則一九三八年度末日本公債及國債累積額將達二百億圓。一九三八年公債發行預定額一般會計方面為十億〇八百〇六萬圓，特別會計方面為四十六億一千九百九十九萬二千元。

其內容爲一九三八年度總預算爲八億六千〇六十六萬三千圓，第一號追加預算七千三百〇四萬一千圓，第二號追加預算一億五千三百八十一萬九千圓，第三號追加預算八千七百〇三萬七千圓，以及臨時軍事追加預算四十四億五千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圓共計爲五六億二千八百〇五萬二千圓。由此可見日本之戰費來源大部依賴公債。

日本國富號稱達一千億左右，然而假定中日戰爭長期繼續三年，則日本之國債累積額至低限度將達五百億圓左右，結果將使日本之國富打一對折。從此點來看，日本欲賴國富之實力與中國長期戰爭，前途危峻殊大。萬一中日血戰連綿六年，則日本之國富可以根本消滅。但日本現在正在向公債政策路線進行，至少，目前是向此路前行。

日本諸軍閥走卒之經濟學者，彼輩早已明白國債累積過巨將召來政治的反响，于是造出甚多單戀之美夢，例如野澤秀信在戰後之經濟動向一書中，力言將來可以向漢奸政權要求併賠償。然而，本身戰爭財力如此薄弱，安能征服中國？大前提之勝利保證條件尚未具備，已誇言可向中國要求賠償爲其國債之基金，僅能欺日本之兒童而已！

主要之財政政策發行公債之前途乃此路不通，再來看第二條路增加租稅政策如何？本來，公債過度發行，即使不言增加租稅，實已增加租稅。蓋目前事實上已將到達二百億圓之公債，以四分利計，則每年已須支付利息八億圓。而財政根本之兩大財源，一爲公債，一爲租稅。爲支付公債利息而再發行公債，則公債將愈積愈多，亦決無此理，故其利息之支出，當然賴租稅之增收。據一九三七——三八年度日本歲入預算中，租稅收入爲十二億圓，今假定今後之預算仍爲十二億圓，而再加入因支付利息而必須增加之八億圓，則爲二十億圓，僅由此點觀，即使不言增加租稅收入，事實上已增加原來三分之二。增加租稅至多可增一倍，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度預算爲標準，則至多能增至二十四億圓，而其間必須除去軍事公債上負担利息八億圓，則尚有四億圓對戰費上並無何等貢獻。且增稅過巨，必釀成勞働者與佃農及半自耕農階級發生社會革命之楔機，蓋工業之廠主與農業之地主勢必將增加租稅之負擔轉嫁彼輩身上。日本政府爲防止此種恐怖之發生，必不敢走增加租稅之路。

租稅增加政策既不能澈底實行，而即使實行亦無補于事，蓋四億之收入，僅足供直接戰費一月之消耗。故事實上必走公債之路。已如前述，增發公債過巨，直接要引起資產階級之反感，間接要招致勞農階級之不安，于是不能不以通貨膨脹政策為其支持。蓋通貨膨脹政策實施，銀行券流通額立即增加，一方面因金融資本活動而公債易于消化，另一方面因由於物價之增高使其負擔轉嫁于一般消費大眾。

日本銀行券發行額在事變前之一九三七年六月末為十六億四千萬圓，事變後之七月末減至十五億八千萬圓，至十月末增至十七億一千萬圓，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末激增至十九億三千萬圓。即一九三八年二月末比一九三七年六月末增加約三億圓，準備金八億圓雖未減少，但實質上已減少。日本銀行之銀行券發行額表現于數字上雖不多，但日本之物價已增加相當之大，因物價增加，生活費隨之增加，例如據東京「朝日新聞社」調查，一九三七年六月之生活費指數為一九二·四，七月增至一九三·七，九月增至一九四·〇，十二月再增至一九七·五，一九三八年一月竟達一九九·〇，若與一九三七年一月

比較，則增加一一點。由此可知日本銀行券發行額公布之數字必非正確。若正確，則反映日本通貨膨脹政策難行，亦即表示公債消化問題之困難。

依據歐戰之教訓，戰費之主要來源約分兩種，第一種為向國內外募集公債，第二種為實行通貨膨脹。當時英法等國之主要財政政策係屬第一種，德國則屬於第二種。當時德國未能在國外募集一文外債，僅賴增發紙幣而作戰費。日本是否能仿效德國，乃大成問題。但日本目前之國際環境，實有迫其非走通貨膨脹之路不可之勢，雖有德意二國為其友國，但此二國均無貸款日本之能力，故其對外借債之可能性甚少。當時德國之所以能賴通貨膨脹政策維持其戰費，完全因技術與資源二大條件之具備。但最後之失敗仍因資源之不充分，在日本技術問題尙不能完全解決，例如製造飛機與汽車之技術尙未完備，資源問題更不能解決，其雖獲中國巨大之地域，但因地理之關係，日本所缺乏者中國亦無，例如主要之石油，橡皮，鉑等。更不能忽視者為當時德國產業統制組織之完備亦為通貨膨脹之一先決條件。而日本恐無此強力，蓋最近議會中關於總動員案掀起甚大之

糾紛，可以想見，以上爲日本通貨膨脹政策前途困難之諸理由。

復觀日本之金準備如何？已如前述，目前之金準備爲八億餘圓。日本因技術與資源問題，戰時不得不向外國購入大量軍需品軍需機械及軍需原料資源。對外貿易決不能以紙幣支付，故不得不以原料品商品以及現金（正貨）輸出去交換，但日本原料缺乏，除生絲外可謂無一原料可以輸出，而商品之綿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亦因原料棉花與木漿之缺乏亦不可恃，更因原料輸入之統制祇有減少此等商品之輸出。是以日本不得不賴金貨之輸出。最近日本積極開採金礦，即爲此故。日本金之輸出，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七月共計三億七千九百六十萬圓，而七月之數字已佔一億七千四百十萬圓，又六月之數字僅七千二百八十萬圓，七月因華北事變勃發突增約一倍半之巨。八月以降被政府中止發表，一路增加當無疑問，但其增加必有限度，蓋其生產力是否能符合其需要，乃爲問題。據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調查，一九三六年度日本金生產額爲一千四百萬美元，以一美元換日金三圓計，則爲七千二萬圓。今假定日本產金能力因戰時而增加十倍，則仍僅爲

七億二千萬圓。可見日本產金量至多能供一，二月之戰費。

最後關於貿易方面，已如上述，因原料之統制，事實上對外貿易祇有萎縮，蓋日本貿易早生根本之弊病——原料不足。此點請閱後章。

總之，經濟上諸現象均有相互之關聯，其中有一，二關聯發生病態，則即影響整個之體系。維繫于日本戰費來源之上述諸經濟現象既均有病態，日本軍事費之籌劃行將捉襟見肘，可無異疑。

第三節 日本一九三八——三九年度預算之分析

爲理論與事實吻合起見，特將一九三八——三九年度日本歲出入預算之全貌加以若干之分析。此預算會計年度係由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開始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底爲止。

一九三八——三九年度一般會計預算歲出入各爲二十八億六千七百七十九萬六千圓歲入方面比去平反減少四千〇九十三萬四千圓；歲出方面減少七千六百八十九萬圓。

表面看來是緊縮，但實際是因偏集于特別會計即中日戰費方面。日後因先後增加第一次

及第二次追加預算五億五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圓。結果增為三十四億二千四百二十八億八千圓。即如下表：

一般會計預算總額

(單位千圓)

歲 入	一九三八——三九度	比前年度增減(△為減)
經常部	二、〇二三、〇二八	一九五、七六九
臨時部	八四四、七六八	△二三六、七〇四
普通歲入	一五〇、六〇四	△八二、八二三
公債 金	六九四、一六四	△一三三、二三一
共 計	二、八六七、七九六	△ 四〇、九三四
歲 出		
經常部	一、六四〇、五三六	一三七 二五二
臨時部	一、二二七、二六〇	△二一四 一四一
共 計	二、八六七 七九六	△ 七六 八九〇

(一) 誠預算 二、八六七、七九六

(二) 第一次追加預算 三八六、四九二

(三) 第二次追加預算 一七〇、〇〇〇

(四) 合計 三、四二四、二八八

其中追加預算爲直接之中日戰爭關係之軍費。而在戰時之一般會計，嚴格說來，完全是中日戰爭直接或間接之軍事費。據日本經濟學博士阿部賢一氏之調查，平時屬於軍事性質者已佔全預算歲額百分之七十左右。蓋自東北事變以來，日本早已準備中國之收復失地戰，故海陸軍費往往佔歲出之一半，而加入軍事性質之國債利息費，已佔百分之六十左右。

復觀一九三八—三九年度特別會計預算歲出爲七十億〇五千〇七十二萬一千圓，歲入爲七十七億八千二百五十八萬二千圓。歲出總額中屬於軍事性質者爲對華文化事業費五百六十三萬三千圓，陸軍造兵廠費二億〇三百五十七萬四千圓，千住製械所四百八十

五萬八千圓，海軍工廠資金一億〇七百二十五萬八千圓，海軍火藥庫一千〇二十六萬七千圓，海軍燃料廠三千六百四十六萬九千圓，以上共計三億六千八百萬圓。

今先綜括來觀，一九三八—三九年度合一般會計，特別會計之歲出預算總額爲一百〇四億七千五百萬〇〇九千圓。

日本財政方面對中日戰爭戰費另立一『臨時軍事費特別會年度』。一九三八—三九年度對華軍費歲出預算爲四十八億五千萬圓。茲列表如后：

臨時軍事費預算（單位千圓）

歲入之部

第一款 軍費金 四、八八六、五九一

第一項 軍費金 四、八八六、五九一

歲出之部

第一款 臨時軍事費 四、八五〇、〇〇〇

第一項 陸軍方面 三、二五七、〇〇〇

第二項 海軍方面 一、〇四三、〇〇〇

第三項 預備費 五五〇、〇〇〇

其歲出內容並未說明，無從獲悉。歲入內容（一）爲公債及挪換借入金四十四億五千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圓，（二）爲由一般會計挪入三億一千八百三十萬一千圓，由特別會計挪入一億四千一百十九萬一千圓，（四）爲華北事件特別稅及事件費一千〇六十二萬四千圓，（五）爲軍事費獻金一百萬圓等構成。

以上三項即一般會計，特別會計，及臨時軍費特別會計三大歲出預算爲一百五十三億二千五百〇〇九千圓，其中已知之直接軍費約佔其半額。即一般會計中海陸軍費十二億四千一百九十五萬二千圓，因中日戰爭追加預算五億五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圓；特別會計中軍事費三億六千八百萬圓；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四十八億五千圓三者合計之七十億一千六百四十四萬四千圓。

此一百五十三億圓大預算之實行，第一問題即爲公債之消化問題。一九三八—三九

年度公債預定發行額總數爲五十五億三千九百六十九萬三千圓。其中一般會計方面爲九億二千〇二十萬四千圓，特別會計方面爲一億六千六百萬圓，臨時軍費特別會計方面爲四十四億五千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圓。而實際，此五十五億圓大公債發行額完全是爲軍費而發。而東京「朝日新聞」謂明年度日本公債累積額將達二百億圓，確爲事實。

筆者至此，接到三月三十一日東京「朝日新聞」：日本政府預定在一九三八—三九年
度發行公債五十六億二千八百萬圓。而一九三七—三八年度尙有公債殘額九億二千九百
萬圓，故一九三八—三九年度公債發行額達六十五億五千六百八十五萬萬圓。關於一九
三七—三八年度最後公債發行條件據大藏省發表：（一）國債名稱爲三分半利國庫債券；
（二）發行額額面爲三億三千萬元；（三）發行價格額面一百圓付九十八圓；（四）發行日三
月三十一日；（五）償還日期爲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止；（六）利率爲每年三分五厘；
（七）利息支付期爲每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二次；（八）初期利息（一九三八年七月十
五日發）額面一百圓付一圓〇二錢；（九）發行方法，日本銀行及大藏省存款部擔銷。

但初期利息與利率之減少，日本新公債之消化更難。因公債重壓將使日本產業更難蘇甦，此可斷言。請參閱第二章之產業，即可深信。

第二章 長期戰與日本產業

第一節 一落千丈之日本事業活動

事業活動之強弱，乃表示經濟機能之盛衰，亦即所謂景氣與不景氣。根據日本（東洋經濟之調查），一九三七年日本事業活動指數（亦即景氣指數）自一月至六月為一路上升期，自七月至十二月為螺旋下降期。自入一九三八年以來，仍持續下降之趨勢，即一九三七年七月為一一八·三，至九月降至一一八·二，至十月降至一一六·二，至十二月降至一一三·八，至一九三八年一月降至一一一·二。茲列表如后：

日本事業活動指數（以常態為基準）

一九三一年	八七·四	一九三七年 七月	△一一八·三
一九三二年	九〇·一	八月	△一一九·八
一九三三年	九六·九	九月	△一一八·二
一九三四年	一〇三·三	十月	△一一六·二
一九三五年	一〇五·九	十一月	△一一五·九

一九三六年 一〇六·二

十二月

△一一三·八

一九三七年 △一·四·八

一月

△一一一·二

△係暫定數。因石炭消費，原油供給，鋼供給三軍政府中止發表。

構成此事業活動指數者爲十大事業指數，即鐵路貨運、電力消費、原油供給、綿紗生產、生絲輸出、羊毛輸入、洋紙販賣、水泥消費、鋼材供給等指數。自中日戰爭勃發後之七月以降，鋼材供給，原油供給，石炭消費之數字因軍事關係爲日本政府中止發表。故自七月以降之總指數均爲暫定，而三項指數則假定爲不變動。一九三八年一月羊毛輸入額指數爲二六·〇，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七·四跌三〇·五%，比一九三七年五月之一〇一·三則慘跌七四·三%之巨。棉紗生產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二三·七，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跌六·一%，比十一月之一二六·四跌一一%。生絲輸出指數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爲一〇四·七，比十一月跌二·七%，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之一三一·四慘跌二〇·四%。水泥消費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〇五·八，比去年十二月跌〇·八

%，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之一〇八·二，跌落二·二%。電力消費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六三·八，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之六六·六跌四·二%，比五月之七三·五慘跌二三·二%。洋紙販賣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六二·六，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之八三·二慘跌二四·七%。鐵道貨運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一八·四，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之一〇八·二增加九·四%。茲列表如后，以資參考：

日本事業活動指數個別指數（以常態爲基準）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五月	一月	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 (十)〇·三
鐵路貨運	一一八·四	一二八·二	一二八·三	一二二·〇	一〇八·二	一〇五·八
石炭消費				一四四·九	一三六·四	
電力消費	六三·八	六七·三	七〇·一	七三·五	六六·六	(一五·二)
原油供給						

生絲輸出	一一三・七	一一一・一	一一六・四	一一八・六	一一五・七	(一)六・一
羊毛輸入	二六・〇	三七・四	五二・三	一〇一・三	三六・五	(一)三〇・五
洋紙販賣	六二・六	六一・五	六〇・四	七五・二	八三・二	(十一)・八
水泥消費	一〇五・八	一〇六・六	一〇〇・九	一〇七・八	一〇八・二	(一)〇・八
鋼材供給				一六八・六		
總平均	△一一・二	△一一三八	△一一五・九	△一一三・〇	△一〇九・九	(一)二・三
其中鋼材供給，石炭消費，原油供給三者之數字雖不知，但一途增加爲必然之趨勢，蓋此三者均爲直接之軍需工業原料。而除去此三項，反可見日本景氣變動之真實性。						
日本爲貿易國，而貿易中最重要之輸出品爲棉織物與生絲，在日本對外貿易史上，此二物往往是位首亞位。但棉織工業半原料之棉紗生產額指數在最近低落顯然甚大，今年一月比去年十一月竟跌落百分之一一。生絲輸出額指數去年底比去年初竟慘落百分之二〇・四。此二大輸出事業之萎縮，實已造成日本不景氣之主要因素。而電力消費額指						

數之頻跌，乃更証明一般和平工業之衰落。

爲求詳細日本產業起見，再將其生產現勢加以分析。

第二節 繼續衰落之日本輕工業生產

關於日本產業生產之現勢，重工業方面因戰爭而膨脹爲必然之理，但其膨脹之程度如何？因重要數字被日本政府中止發表，無從獲悉。故今祇將日本輕工業生產之現勢加以檢討。

據日本「東洋經濟」調查，日本輕工業品生產數量指數，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五三，比上月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跌落三・八%，比一九三七年一月跌落一二・一%，比一九三七年七月則低落一四・六%。以一九三八年一月與一九三七年一月比較，織物原料平均低落一八・五%，其中線紗低落一九・四%，人造絲低落一六・八%，毛紗低落二九・四%，絲低落九・〇%，生絲低落九・八%。雜工業品平均低落二・〇%，其中洋紙低落五・二%，水泥增加三・〇%。飲食料品平均低落一・六%，其中麥酒增加一・八

%，砂糖減少五・三%。

人皆共知，日本又爲輕工業國家。故輕工業生產品之減少，即可知日本經濟機構之萎縮。人皆共知，日本是貿易國，輕工業之萎縮，即表示日本貿易之萎縮，貿易之萎縮，即表示日本財政收入之減少，財政收入減少，即表日本無長期戰之能力。茲列表如后：

日本輕工業品生產數量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爲基準）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

織物原料品	一七二	十二月	十月	七月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四年
棉紗	一三三	一八九	二二一	二三〇	一八六	一七四	一五九
人造絲	一二二九	一、二七三	一、五三八	一、五七二	一、一九四	九二二	六三一
毛紗	一〇八	一二八	一六四	一六五	一五五	一四四	一四〇

第三節 長期戰中日本產業資本家之運命

日本產業之基礎原爲輕工業，故輕工業之萎縮，立刻影響全日本之產業。此事實之證明在日本股票市價。即日本証券交易中股票市價不問軍需工業及和平工業，均顯示急激之低落，此請參照第六章長期戰與日本証券。

中日戰爭已陷于長期戰形態，乃爲中日兩國所共認。然日本產業資本家在此長期戰中之運命如何？據著者之推測，不外是：日本產業之沉滯，使和平工業諸資本家先告破產；跨和平與軍需二業之諸資本家，彼等將以事業集中于軍需工業，于是得以維持；而單獨經營軍需工業之資本家必一時大得其利。

但軍需工業之資金是死的資金，其利潤亦是死的利潤，蓋軍需工業之生產品係死的生產品，投下軍需工業之資本不能在生產品本身流回而產生利潤，其利潤乃由其直接購買主政府軍部所流入，而軍部是由財政部索來，財政部乃由增稅及增發公債而來，租稅與公債過多則國民生活不安，國民生活不安即要爆發社會革命，政府爲防止此種危險，

除以忠君愛國教育思想的防禦，另一面則仍向軍需工業資本家算賬，先是增收戰時利得稅，再來利潤統制，最後則施行全國產業統制與動員，將軍需業資本家工廠收回國有，上月日本議會通過總動員案即為明証。如果不順此路進行，而仍向國民大眾壓榨則一定要發生社會革命，政府之壽命一定要因此告終。所以，中日戰爭長期之進行，日本產業資本家將完全因之而犧牲，其敵人在國內有二個，一個是政府，一個是羣衆。政府欲鎮定羣衆，必須犧牲產業資本家，政府如不採此手段，則羣衆會推倒政府。而資本家如與政府結合，壓迫羣衆，則羣衆發動社會革命，不但推倒政府，而且推倒產業資本家。所以，日本產業資本家唯一之出路，即本身起來革命，反對戰爭，打倒政府，如此可以討好羣衆，保全生命。

第三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金融

第一節 十字街頭之日本通貨膨脹政策

在戰時，實施通貨膨脹政策，乃爲世界的現象。歐戰時以德國爲最著。其銀行券發行之數字，竟達天文學之數字。在自一九一四——一八年歐洲大戰全戰役間，德國僅賴此政策支持其戰時金融。

日本自中日戰爭勃發後，通貨膨脹自所不免；時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週末，日本銀行發行兌換銀行券增至二十億〇五千〇七十六萬九千圓，當時準備金亦相當增加，爲八億〇一百萬〇〇三千圓，如以此與一九三七年和平時期之三月十二日比較，即當時發行兌換銀行券數字爲十三億四千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圓，準備金爲五億五千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圓。則前者增加百分之五二。八，後者增加百分之四五。二。其準備金雖增加，但其增加率不及銀行券之增加率，即銀行券之增加率比準備金之增加率猶增加百分之十六。八。由此可知日本在戰事勃發一路進行通貨膨脹之政策。

然而，日本雖有歐戰當時德國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之必要，即當時德國不能向各國募集一文外債，而今日日本亦陷于當時德國類似之環境，但日本無歐戰當時德國之通貨膨脹政策實施之基礎條件：軍需重要資源與製造軍火必要之優秀技術。例如軍需，原料之石油、橡皮、非鐵金屬、化學原料等，及飛機，機械等每年需約三十億圓之輸入額（詳見第五章），換言之，即每年需約三十億圓正貨之輸出海外。如此，日本在戰時就不能使對外信用繼續維持為維持對外信用就不能不充實金準備即外匯基金，為充實外匯基金，就不能使通貨膨脹。

如果日本不顧到戰時對外貿易之關係，無限止增發銀行紙幣，對外信用立即動搖，對外匯兌比率立即低下，于是必影響其對外貿易，即輸出上要蒙受巨大之損失，輸入上要蒙受巨大之不利，譬如日本向美國輸出生絲一百斤，售價為日金七百圓，而對美匯兌市價如果每日金一百圓購買美金三十元，則應得美金二百十元，但如果對美匯兌市價每日金一百元僅可購美金二十元，則一百斤生絲價格僅值一百四十元美金，即因匯兌市價

之低落而受損失七十元，換算日金，即每百斤生絲要損失二百三十三圓；相對，譬如日本向美國購買汽油二箱價格爲美金三元，則爲日金拾圓，即在和平時日本金拾圓可購美國汽油二箱，但如果日金對美元匯兌率低落，每百圓日金祇值美金二十元，則二箱汽油即值日本金拾五圓，因匯兌之低落，日本就損失五圓。換言之，即日本對外貿易如果匯兌市價低落，則輸出品價格低落，輸入品價格增加。日本是貿易國，輸出入貿易總額約五十億至六十億圓，無貿易不能支持其經濟機構，不能支持其財政收入，所以日本斷乎不能濫發紙幣，使通貨過度膨脹。

因以上之原因，日本之銀行券流通額自一月以來一路回落。即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爲二十億五千一百萬圓，至二月二十六日減至十九億〇七百萬圓，至三月十二日再減至十六億八千萬圓，至三月二十日仍維持十六億八千一百萬圓。

但在日本銀行兌換券發行額數字低落之進行中，有二點值得加以研究，第一是其雖呈低落，並非表示其停止通貨膨脹，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之發行額十六億八千萬圓

，比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之十三億四千一百萬圓增加三億三千九百萬圓。二是其雖示大體之低落，但非常之曲線，而在二月中特別顯著，例如十九日爲十六億八千五百萬圓，二十六日復增至十九億零七百萬圓，至三月五日又突落至十七億九千一百圓。此種曲線之進行，乃表示其通貨政策之煩悶。何以煩悶？簡答之，即事實上，因公債之消化，軍費之立即需要，外債之難募，故不能不實行通貨膨脹；但又因恐對外貿易之不利，物價過度之增加將召起反戰思想之行動化，故又不能不停止通貨膨脹。此真可謂十字街頭之經濟金融政策。

第二節 突然暴跌之日本政府與民間之信用

戰時金融所負之使命爲一面調濟國民經濟一面維持戰時經濟，蓋戰時經濟如無國民經濟之健全，即無由維持，故國民經濟在戰時地位亦非常重要。負此任務者，即爲戰時金融政策。

欲視國民經濟之健全與否，必先視民間信用如何。欲視戰時經濟之強大與否，當先

視政府信用如何。

最近日本民間信用，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以降，大體低落，至本年一、二月，竟低落自一九三六年以降之最低點。民間信用之構成，是以貼現、外國匯兌貸出金、及貸款之合計減去一般存款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爲七億二千九百萬元，十一月六日爲七億四千三百萬元，十二月四日落至五億八千三百萬元。至一九三八年八日再落至四億零二百萬，二月之十九日仍四億三千六百萬元。

日本政府信用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路上昇期，自一月至二月則爲突落期。政府信用之構成是以公債除去政府活期存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爲六億一千七百萬元，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突增至十一億八千九百萬元，至二月十九日復突跌至六億六千一百萬元。茲列表如后以資參考：

日本民間信用與政府信用數字表（單位百萬圓）

二月十九日
一月一日
十二月四日
十一月六日
十月二日
九月四日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

			貼現	四五六	四五六	四八七	六三二	六三四	五〇七
			民間		外匯貸金				
			信貸	三〇	一六三	一三六	一四九	一三七	一一七
			信款	三一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八	二七
			間貸	五六	六五五	六五〇	八〇八	七九九	六五一
		用信	合計	五一七	八一	一三二	六七	六五	五八三
	A	用信	A減B	四三六	五二三	五八三	七四三	七二九	五八四
	B	用信	B一般存款	一、二二九	一、三八七	六九三	六四二	五四二	六四〇
			A公債	一、二二九	一、三八七	六九三	六四二	五四二	六四〇
			B政府活期存款	五六八	一九八	七六	二九五	一九三	二〇八
	A	用信	A減B	六六六	一、一八九	六一七	三四七	三四九	四三二
	B	用信	B政府活期存款						

本來，在戰時政府之信用與民間之信用應人爲的加強，非如此不足以維持戰時金融。故日本政府信用與民間信用之低落，乃日本國民反戰思想間接之反映。在中日戰爭長期戰初期開展之今日，日本國內信用已如此動搖，今後當不言而可喻。

第四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貿易

第一節 一九三八年日本貿易界之苦悶

日本對外貿易入超自一九三七年以來急激增加，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已突破六億圓之巨額，日本朝野雖一致喊出限制輸入，樹立輸出復興對策，但結果一九三七年貿易額輸出爲三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圓，輸入爲三十七億八千三百萬圓，入超達六億〇七百萬圓，此數字係自大正十二，三年以降所未有之數字。日本政府，自入下半期後，正值華北事變勃發，於是對輸入實施嚴厲之限制，以重要輸入品三十餘種限制最小限度之輸入，故下半期之入超數字減少，但限制輸入之反面，輸入原料之國內市場騰貴，輸入價格與市中價格之間顯着遠隔，日本國產之商品與競爭品之價格即使提高，但結果，以此等爲原料之輸出製品之生產費增高，輸出隨之減退。

一九三八年一月及二月日本輸入貿易合計爲三億七千九百萬圓，與一九三七年同期比較減少二億二千六百萬圓。與一九三六年比較減少一億一千四百萬圓，此爲限制輸入

之結果。同期間輸出方面爲三億四千四百萬圓，比一九三七年同期減少八千萬圓，比一九三六年減少二千四百萬圓。此爲由於輸入減少而來之輸出萎縮。以下爲輸入原料之騰貴與輸出不振相互關係之檢討。

爲欲知因限制輸出而來之日本內地物價增高狀態，先來看日本銀行調查之批發物價指數（自然，內地物價之增高非僅因限制輸入而來）列表如后：

時 期	東 京	倫 敦	紐 約
一九三七年 七 月	一八九·八	一二七·九	一二八·五
一九三八年 一 月	一九四·九	一一六·六	一〇四·九
高 低 百 分 率	高二·六	低九·六	低 八·四

在日本增加之反面，英美却巨大之低落。

復據三菱經濟研究所之調查，日本輸出品之指數在同期間騰貴二·二%，輸入品反低落三·二%。日本商品價格增高，輸出不易，價格減低，因原料價高，成本不利，于

是輸出減少，故輸出單價即使上昇，其與輸出振興仍爲別個問題。

關於各商品之輸入單價，輸出單價之調查，如果明白輸入量減少之狀況，則即可明白因輸入量減少，輸入市價即使由於海外物價之低落而低落，而進入日本國內仍須急騰，其結果是生產費增高，輸出商品之單價即使高，輸出量仍然是減少之相聯關係。

輸入原料表
（單位百斤，圓，僅煤爲英噸，最下一行爲一九三八年一・二・月輸入量比一九三六年同月之百分比）

品名	一九三七年 平均	一九三六年 平均	一九三八年 二月平均	百分比
採油原料	九、一〇	八、二八	九、六〇	三九
生橡皮	九二、五〇	六八、五〇	六五、〇〇	四八
硫酸氮	五、四〇	六、四九	六、一〇	三一
燐鑽石	二、〇〇	一、六二	二、一〇	九三
油餅	四、九八	四、〇七	五、三〇	一五〇
棉花	六一、八〇	五六、〇〇	五〇、〇〇	二六

品名	一九三七年 均	一九三六年 平	一九三八年 二月平均	百分比
綿紗	八六〇·〇〇	七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一〇四
生絲	一四一·〇〇	一二五·〇〇	一三六·〇〇	一一〇
品名	一九三七年 均	一九三六年 平	一九三八年 二月平均	百分比
小麥	九〇、五〇	六二、〇〇	七四、五〇	一八
木漿	一四、五〇	一二、〇〇	一六、〇〇	一二
合成染料	四、五〇	三、五三	四、八〇	二二
苛性鈉	五、三〇	四、九〇	五、一〇	七
煤皮	六六、〇〇	四七、六〇	五七、〇〇	六二
羊毛	一五三、〇〇	一二二、〇〇	一二五、〇〇	一二
等	一三一、〇〇	一二一、〇〇	一五、〇〇	六六
羊麻等	二二一、〇〇	一七、〇一	二三、六〇	三八

輸出製品表

(單位百斤，圓，穀物類為千萬噸，針織品為一打，最下一行為本年一、二月輸出量與一九三七同期比較)

人造絲

一〇五·〇〇

八七·〇〇

一〇一·〇〇

九〇

絲織物

五九一·〇〇

五六六·〇〇

五六二·〇〇

八二

人造絲織物

三四〇·〇〇

二八三·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八三

棉織物

二二七·〇〇

一七八·〇〇

二〇二·〇〇

九〇

毛織物

一四三·〇〇

一二五·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七四

針織物

一二·八二

二·三八

二·六四

七九

小麥粉

一二·五〇

八·一五

一〇·九〇

三八五

以右揭之輸入原料與輸出製品來互相對照，一九三七年對一九三六年之騰貴率在製品方面為高，即以羊毛與毛織物之關係來看，前者昂騰一六%，後者昂騰一四·五%。棉花騰貴一%，棉織物二%，木漿與苛性鈉八%，而人造絲騰貴二〇%，其他如小麥，上昇四六%，而小麥粉增五三%。

所以，根據右表，一九三七年對一九三六年之騰貴率，輸出製品方面比輸入原料方面為高，如果此時一九三七年之輸出增加，則海外市場市價亦高，海外市場市價昂騰，

則日本輸出製品亦昂騰，但事實上一九三七年之輸出，在金額增加約五億圓，在數量上未必增加，日本商品市價高，海外定貨自然少，此事實祇須一觀一九三八年一，二月之貿易狀態更可明白，例如小麥粉爲新輸出品，故作別論外，如棉織品、人造絲織品、針織物等爲在海外市場有安定性之輸出商品，此等商品之輸出量比一九三七年同期顯示減少一〇或二〇%。而其輸出價格反高，特別是在海外物價低落之同時，故更見增高。

以上一節爲「東京朝日新聞」四月一日所論。著者爲介紹日本國民對于戰時經濟苦悶之思想，故先記出。

第二節 日本第一季貿易之分析與動向

據最近四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報告，據日本大藏省發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即第一季日本對外貿易輸出額爲六億〇五百二十二萬二千圓，比一九三七年第一季之七億三千三百六十四萬一千圓，減少百分之一七・五%；輸入額爲六億七千〇九十二萬二千圓，比一九三七年第一季之十億五千六百六十三萬三千圓減少百分之三六・五；入超額

爲六千五百七十萬圓，比去年同期之三億二千二百九十九萬二千圓減少百分之七九·七。
茲將一九三八年最近三月之詳細數字列表如后：

一九三八年三月份日本對外貿易商品別

△記號爲減

(單位千圓)

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

十一日至二十日

一日至十日

輸出之部

本年

比去年

本年

比去年

本年

比去年

棉織物	二〇、四六〇	三七〇	一四、六九七	四五四	一三、四七〇	△一、九〇〇
生絲	一一、二五四	一、一一〇	九、二二七	四、三四	七、九三九	△八一四
人造絲織物	三、一八六	△一、二八一	二、八六八	△一、三七二	三、五五三	△一、七六一
機械類	四、一五六	五七二	三、九六四	一、〇四〇	二、七五三	二〇八
罐頭食物	一、七八〇	△一、四一〇	一、〇九六	△一、〇三一	一、〇一七	△一、二三一
絲織物	一、四七〇	△一、〇三六	一、一二一	△五九四	一、〇二七	△八八三
針織物	一、〇六六	△八一〇	一、〇五一	△三二九	九五五	△五九一

毛織物

陶瓷器

棉紗

玩具

人造絲

木材

其他

輸入之部

一·三四三

△

二五九

一·四八二

五二六

一·〇九四

△

二五五

一·三八八

△

四九九

一·〇〇三

△

三七二

六八三

△

四三九

一·〇三二

△

六五〇

一·一四三

△

九二二

△

四二七

八五八

△

三二〇

四七〇

△

四九八

五八四

△

二七五

五一九

△

六九三

四九八

△

一九四

七二一

一·〇八一

△

一三〇

六一八

△

一九七

八四八

△

二二一

四一·三四四

△

一三·三九四

二九·九五二

△

七·六五五

一

—

九〇·九三七

△

一九·三一四

六九·一八〇

△

一四·四三三

七〇·五四八

一五·五四四

棉花

△

一三·〇四三

△三二·三二六

一一·七九八

△八·一〇四

羊毛

△

四·〇三三

△一九·九〇九

二一九

△一五·七一五

九一六

△七·七三二

豆類

△

五·二三四

一·七七七

三·八二八

一〇〇

四·二五八

一·一八〇

生橡皮

△

二·六九六

△一·一九六

二·二三五

△×·五八三

一·九三四

△一·七三二

木漿

△

二·〇二五

二二七

一·四八七

△

八八〇

九七五

△三·一一五

木 材	五四三	△一・〇四一	一・〇六四	△	四五九	一・二八一	七二二
煤	二,二九五	七一一	一・三九七	△	二四四	一・九九五	四二六
硫酸氨	八四九	七五八	一・四八六		五二四	二・〇七五	一・八七九
採油用原料	九二七	△	一六二	一・二三六	△	四〇三	一・一五五
油 餅	二、六五一	八七一	三・〇七四	一・〇八八	三・三九九	一・二六一	
小 麥	二七五	△一・四八三	二四九	△一・五六九	二二四	△一・〇六一	
麻 類	二八三	△ 六〇〇	一・〇九一	△ 三二七	二九〇	△一・三三三	
砂 糖	九四五	七三八	六〇六	△ 四七七	七〇九	三五二	
其 他	五二、八一一	△六、五四一	四一、八九三	△二、四六二	—	—	
合 計	九〇、四五六	△六七、六六四	七二、九一〇	△五四、七一三	八六、六九三	三三、二四八	

先以棉織物與棉花來對照比較，棉織物之輸出自三月中旬以後雖示增加，但三月中二十天之增加數尚及三月初十天之減少數，即十天減少已達一百九十萬元，而二十天增加僅八十二萬四千元；棉花之輸入三月份共計減少九千〇七十一萬八千圓，而三月輸入

棉花數字僅三千九百七十三萬元，較之比去年同期減少數字尙減少大半，可見本年三月份棉花之輸入比去年三月份低落六八、三%之巨，由此可見最近日本雖欲積極增加棉織物之輸出，結果因原料棉輸入之減少，必然毫無希望，而棉織物與棉花各佔輸出入首位之商品，由此觀點，即可知日本貿易前途之悲觀。

再來看佔輸出第二位之生絲，本年三月份輸出比去年三月份增加四百六十一萬元，而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下旬間，增加之數字比中旬又減少約四份之三之巨。由此可知日本欲以本國能生產之半原料生絲積極使其增加，以補棉織物輸出之減少，但事實上因美國生絲市場之不振，故仍歸失敗。

復來以羊毛與毛織物來對照比較，羊毛輸入素來佔總額之亞位，即次於棉花，但至三月份慘落至五百十六萬八千圓，比之去年三月份減少五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圓。即三月份輸入羊毛總額之數字，尚不及比去年減少之數字十份之一，如以百分率來計，則慘落百分之九一。羊毛多半爲日本，本國所消費，故其慘落有節約之意義。但日本毛織業

近來亦漸有向輸出方面進展，故羊毛輸入之減少，當然亦影響其毛織物之輸出，三月份比去年三月份，在上下旬各減少二十五萬元。但中旬增加五十萬元，故未有十分之上落。

更來看以人造絲與木漿來對照比較，日本因世界生絲市場被人造絲市場新興而逐年衰落，故日本亦致力於人造絲事業之新興，但日本又缺乏人造絲原料之木漿，與棉織業之缺乏原料棉花正復相同，木漿輸入三月份比去年三月份，減少二百七十七萬八千元；人造絲及人造絲織物減少五百三十萬元，可知兩者減少之相互爲因。

構成日本對外貿易之幾個主要商品活動既如前述，日本對外貿易毫無前途，乃可不言而知。日本爲貿易國，故貿易在日本經濟機構上爲主要之一環，在自給自足可能之國家，犧牲貿易亦可維持其經濟。但日本爲無自給自足條件之國家，貿易之困難，即爲其經濟破產之初步。蓋日本輸出貿易停滯，輸出業立即停止活動，關於輸出業如棉織業、人造絲業、生絲業、毛織業、針織業、製糖業、陶器業、玩具業等工業之資本家與從業員，即有破產與失業之危機到來，財政上因公債消化困難及租稅收入減少而發生破綻，

政治上因國民生活之困難而招致反戰與革命運動。

著者依據上述之事實，可作一日本貿易進行外之推測。即今後日本對貿易因重要數字被政府中止發表，但根據其資源缺乏與財政困難，軍需工業原料之輸入必更為增加，和平工業生產品必積極使其輸出。但輸出上必受如下數項問題而逐漸減少：一為因國際外交之理由而受世界的抵制日貨運動；二為中華民國南部市場之根本失去；三為南美洲大洋洲等市場不能擴大；四為資金由和平工業流入軍需工業中；五為勞動者由和平工業流至軍需工業中；六為主要輸出商品之生絲因農民出征與桑田狹小而不能增產；七為勞動者之出征。但輸入上軍需品及資源之石油、汽車、機械、飛機、鉛、錫、銅、鋼、鐵、硫酸氮、皮革、鎢、鵝、磷礦等必須不斷增加，而和平工業原料之棉花、羊毛，等將愈為減少，結果陷于輸出入總額均呈減少。

第五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資源

第一節 日本軍需原料資源之估計

據日本資源整備調查局小濱重雄著列強軍需資源論中關於日本軍需原料資源之估計，需賴海外供給者甚多，其對外依賴率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者爲棉花、羊毛、鎳、鋁、鉛、鎢、鑛、汞、橡皮、鉀鹽、磷礦、錫、鉻、鈮等十三種，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九十以下者爲重油、鉑、等二種，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八十以下者爲錫、食鹽、等二種，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爲汽油、燈油、鐵礦、皮革、鋅、油種、大豆、等七種，佔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者爲銅、硝酸鹽二種，佔百分之十以上二十以下者爲小麥、木材、等二種；略可自給者爲煤、銑鐵、鋼、滑油、米、等五種；絕對可以自給者爲雲母、硫化鐵、砂糖、錳礦、茶、硫黃、生絲、輕油、等八種。茲列表如后：

日本軍需原料資源估計數字表

項目(單位)	需 要 額	不 足 額	對外依存率
重油(千噸)	三一·七七七	二五·四八一	(二) 八〇·一
汽油(千噸)	三〇·一一六	一六·一八九	(二) 五三·七
燈油(千噸)	四·八七七	二·七一五	(二) 五五·六
煤(千噸)	三五·九五七	三	(二) 八·一
鐵鑛(千噸)	四·〇七三	(二)	五二·三
棉花(百萬斤)	一·二五〇	一·二四八	(二) 九九·九
羊毛(千斤)	一三七·四二五	一三七·二八六	(二) 九五·八
鎳(百萬克)	二·七二四	二·一三八	(二) 九三·二
鉛(百萬克)	九九·八〇九	九三·〇三二	(二) 九三·六
鋁(百萬克)	一〇·七三〇	九·八三〇	(二) 九三·六
鐵鑛(百萬克)	一一四·一二二	一一四·一二三	(二) 一〇〇·〇
汞(千克)	三七七·一三七	三六九·〇六〇	(二) 九七·八
橡皮(千斤)	一一九·七〇五	(二) 一〇〇·〇	

鉀鹽(百萬克)	一〇二・三六五	九五・六二一	(一)	九三・四
燐鑛(百萬克)	七四八・四二八	七〇三・六八六	(一)	九四・〇
錫(百萬克)	四・三六五	三・一八四	(一)	七二・九
食鹽(百萬斤)	二・八四五	一・七九三	(一)	六三・〇
皮革(千圓)	四三・九五一	二二・一五〇	(一)	四八・一
鉑(千克)	一・四一二	一・一二二二	(一)	八五・九
鋅(百萬克)	六二・八四五	三三・二〇八	(一)	五二・八
油種(百萬斤)	五九〇	三〇七	(一)	五二・三
大豆(千石)	五・六九九	二・八九二	(一)	五〇・七
銅(百萬克)	一〇六・五二三	三八・七四六	(一)	三六・三
小麥(千石)	一〇・七六一	一・三一一	(一)	二二・二
木材(千元)	三〇・六三三	二・九四五	(一)	一九・八
銻鐵(千噸)	二・六六五	二六四	(一)	九・九
鋼(千噸)	三・〇八七	〇・一		

滑油(千函)	六・四〇八	六・二六二	(二)	四・一
鋸(百萬克)	二・六六一	二・四五	(二)	九二・一
米(千石)	七一・六七〇	八九一	(二)	一・二
鎘鑄(千石)	一九・八九七	一九・八九七	(二)	一〇〇・〇
鋸鑄(千石)	一八二	一八二	(二)	一〇〇・〇
輕油(千函)	五・二九五	一	(十)	〇・一
生絲(千斤)	二二・一二二	一	(十)	六八・五
碱黃(千噸)	八三	一	(十)	三五・一
茶(千斤)	五〇・七五三	一	(十)	二九・九
錳(百萬克)	三七・三三六	一	(十)	一四・二
砂糖(萬斤)	六五・四七九	一	(十)	五・五
硫化鐵(千噸)	一・〇五七	一	(十)	
雲母(千克)	二三・〇九四	一	(十)	
硝酸鹽(千噸)	二七〇	一	(十)	
	六七	一	(十)	
	(二)	一	(十)	
	三四・八	一	(十)	

根據日本礦業趨勢，重要生產月表，工場統計表。「以上為日本商工省」外國貿易年報及月表「日本大藏省」
以及第十二次農林省統計表「日本農林省」

復據日本「軍事產業資料」第五卷第五號載列強資源軍事的地位資料中，日本軍需資源・與平時狀況無甚變化者為食料品、鐵及鋼、煤、硫黃及硫化鐵鑛、橡皮、鎳、錫、鉻、雲母等；但此處所謂與平時狀況無甚變化者並非指可以自給而言，乃表示此等資源在平時如何，在戰時亦如何，可以自給者仍可自給，缺乏者仍為缺乏，非因戰時而受如何人為力的變化；故其間尚有若干之附註，例如食料品、鐵鋼、煤、硫黃及硫化鐵鑛、鉻、錫、雲母等在平時可以自給，橡皮、鎳、羊毛、等在本國無生產能力，即殖民地亦無此生產。平時生產及戰時擴充總供給額對戰時消費額預定可達百分之百即完全可以無慮者為鐵鑛、硝酸鹽、銅等三種。可達百分之七十者，即尚缺乏百分之三十者為機械類。可達百分之六十五者為藥品類。可達百分之五十者即尚缺乏半額者為鉛、鋅、錳、等三種。可達百分之四十者即缺乏百分之六十者為石油，可達百分之三十者即缺乏百分之三

七十者爲燐鑛。可達百分之二十即缺乏百分之八十者爲錫、鉀鹽類、鉛等三種。可達百分之十五者即缺乏百分之八十五者爲棉。可達百分之十即缺乏百分之九十者爲汞、銻、等二種。以上日本國內尙有增產之可能，但增產之程度亦頗微弱。根據「軍事產業資料」估計之數與前表所估計之數有所出入；但資料出于同一機關之資源整備調查局，而後者之估計數字係包含滿洲，故有若干之不同。

第二節 日本軍需原料資源戰時政策之批判

關於日本軍需資源力需給之大概，已加上述。今將其對於不足資源補救政策略述如后：

第一，軍需動力熱力資源方面：（一）重油不足百分之八〇·一，補救方法爲以油母頁岩，及煤乾溜代用。但缺少太多，是否可以完全賴代用資源，乃爲問題。蓋代用資源，在質量上必比原來之資源降級，且其對需要量上供給之程度頗微。據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入原油及重油價額計達一億三千萬圓之巨，戰時當增加倍半，加算石油價格增加之

數，則約爲三倍，再算以石油增價之數與代用資源產額相抵，則仍爲增加二倍半，此在重油資源關係上已需負擔約五億圓。(二)汽油缺少百分之五三·七，補救方法爲石油精，但石油精係由煤焦油及重油中加以相當時期之精煉，而汽油又爲飛機，汽車等消耗最多而又最快，故不外向海外輸入，一九三六年度石油及揮發油輸入共計五百十四萬圓，戰時假定增加五倍，則約三千萬圓。(三)燈油缺乏百分之五五·六，補救方法爲以酒精代用。此物大概可以自給，因日本酒精工業發達，最近復有新興之人造石油工業，此種工業生產品雖未必能作石油之代用，但爲燈油則可無問題。(四)煤缺乏百分之八·一，因東北與華北之獲得，亦可無問題。

第二，軍需金屬資源方面：(一)鐵礦缺乏百分之五二·三，補救政策爲滿洲增加生產，及日本國內增產。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經濟學者雜誌載，日本最近在德島發現椿鐵礦山，埋藏量約有二千六百萬噸。故日本國內之增產有可能。且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東京朝日新聞載，日本企圖開發我蕪湖一帶之鐵礦山，在二月中，日鐵八幡公

司曾派技師長鶴瀝至蕪湖踏查，據云埋藏量達一億噸。但因軍事行動之繼續，中國空軍之已非昔比，日本恐不能安然在中國開採鐵礦。由此可知尚不得有賴外國之供給，蓋開採鐵礦已需相當時日，由鐵而鋼，更需一，二年之長期。一九三六年日本鐵礦輸入為四千萬圓，戰時至少增加四倍至五倍，今假定其能在國內、東北、華北等負擔其二倍至三倍，則至少尚需一倍半之增加，故當估計其需以一億圓之黃金為鐵礦資源而輸至海外。

(二) 錢缺乏百分之九五·八，此資源日本，東北等均無產，故其政策為經濟的保存，即蒐集鎳製貨幣，舊貨以及限制消費。目前日本增發十錢及五錢之鎳幣即為此理，欲以銀行為戰時之鎳鑄。但戰時鎳幣因通貨膨脹政策之施行，其需要量亦隨之增加，除非不得已時始得蒐集鎳幣。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入鎳塊及鎳粒約九百萬圓；戰時恐需增至四，五千萬圓。(三) 鉛缺少百分之九三·二，其對策為東北探鑛，日本試掘，以及利用舊物，但鉛為彈藥之主要原料，既無其他資源可以代用，則惟賴外國之輸入，據一九三六年鉛之輸入額為二千七百萬圓，戰時至少增加十倍，更因世界鉛市價之增高等原因，故鉛資

源在日本戰費上每年至少佔三億圓。(四)鉛缺少百分之九三・六，其對策爲國內增產，與東北增產有自給之可能。惟日本之鋁業開創之歷史尙淺，其生產品亦並不良好，據作者在日本時曾親見日本國產鋁製品，雜質頗多，決非能爲汽車發動機及飛機之用，故日本鋁尙需海外供給。一九三六年日本鋁之輸入爲一千三百萬圓，戰時必須增加十五倍至二十倍，因日本飛機必須大量製造，始能補充空軍之力量，加之鋁又爲火藥中燒燃劑之原料，故鋁資源之購買費每年應佔軍事費中二億五千萬圓左右。(五)鎂缺乏百分之百，日本與東北均甚鮮，據該資源準備調查局之意見，祇有使東北生產及日本生產，但理想之成份較多，蓋一時決不能空地中生產大量之鎂鑛，鎂與鋁之合金爲飛機體身製造原料，又爲火藥中之重要原料，因其質在金屬中最輕，無物可以代用，則惟有輸入之一途。預計至少約二億圓之代價流入外國。(六)錫缺乏百分之七二・九，其對策爲處理省鑛，收回舊品，以及限制消費。一九三六年錫鑛入達一千五百萬圓。但錫在軍需之地位尙不重要，故大約每年需三千萬圓已足。(七)鉑缺乏百分之八五・九，其對策爲探鑛試掘，

收回舊鉑，以及限制消費，鉑在日本甚少，而東北亦無，平時大抵賴蘇聯之輸入，戰後蘇聯，已停止此項輸出，故不能賴南美哥倫比亞，蓋此鉑礦世界甚鮮。鉑在軍需化學上必不可缺少之物，為一種媒介劑用，無物可代。一九三六年鉑輸入達三千萬左右，戰時至少需增至一億圓左右。(八)鋅缺少百分之五二·八，其對策為貯藏、限制、以及代用品利用。鋅在一九三六年輸入約一千四百萬圓，戰時約增加五倍，加之世界鋅市價之增加，故每年鋅資源在戰費中約佔一億圓。(九)銅缺乏百分之三六·三，此物在日本有自給之可能。(十)銑鐵缺乏百分之十，因滿洲與華北之獲得大致可以無問題。(十一)鋼缺乏百分之〇·二，自給可能。(十二)鎢礦日本國內有生產，大致可以自給。(十三)錫礦缺乏不多，大抵可以自給。(十四)錫缺乏百分九二·一，平時大抵賴中國供給，目前戰區中，中國錫礦資源地均未失去，故日本決不能利用中國之資源，不能不賴輸入。一九三六年錫輸入為二百五十萬圓，戰時因軍需火藥上不可缺之原料，約增加二十倍之必要，故錫礦資源購買費約五千萬圓左右。(十五)錳礦可超過需要百分之十四·二，當然可

以自給。在金屬資源方面，日本應負之戰費中共計已達十二億圓左右。加入前述之軍需動力資源方面之五億三千萬，則已達十七億三千萬圓。

第三、軍需化學工業資源方面（一）汞缺乏百分之九七・八，其對策為國內增產與使用限制。此物為重要軍需原料。平時輸入約三百萬圓，戰時即使國內增產與限制，恐仍需約三千萬圓。（二）鉀鹽缺少百分之九三・四，此物在日本國內無法生產，必須賴海外供給，一九三六年輸入約二千萬圓，戰時以增加四倍計，則至少一億圓。（三）磷礦缺少百分之九四・〇，其對策為利用骨粉與魚肥，一九三六年輸入額為二千三百萬圓，戰時算以增加六倍計，則約一億五千元，（四）食鹽缺乏百分之六三・〇，其對策為東北增產。今因獲得華北，大致可以無問題，（五）其他硫黃、硫化鐵、雲母、以及硝酸鹽等大致均可自給，不復詳述。以上化學資源方面，已需負擔二億八千萬元，加入前者，共計二十億〇一千萬元。

第四、軍需衣服資源方面，（一）棉花缺乏百分之九九・九，對策為以人造絲代用及實

施管理節約。棉花在日本根本無生產，而東北四省亦無此物，華北一部份棉花或將被日本利用，但日本輸出貿易中棉織物往往佔百分之三十以上，棉織工業為日本貿易之一大支柱，在戰時不需對外貿易則已，如需對外貿易，則棉織工業原料之棉花仍須相當之輸入。一九三六年度棉花之輸入為八億五千萬元，戰時算以限止半額，則尚需四億二千萬元，更因火藥製造上需要及世界棉花市價之增加，則當計以五億元，（二）羊毛缺乏百分之九九・八，其對策為以人造羊毛代用，利用生絲，舊羊毛物翻新，但據著者所知，日本人造羊毛事業尚未建立，而利用生絲亦頗困難，例如軍裝而嵌生絲，作戰至為不便。羊毛本大半為日本本國消費，在輸出上羊毛織品並非主要。目前日本當局已將羊毛輸入限制，但軍服軍用氈等以須以羊毛為原料，故亦不能完全限制。一九三六年羊毛輸入為二億元，算其數量上減少一半，但價格上必增加半倍至一倍，因世界羊毛市場一路增加中，故至少要一億五千萬元。

總上所述，日本因必要資源之缺乏，軍費上應負二十六億六千萬元之支出。

此外更需注意者爲機械類及汽車、飛機、軍需火藥等之輸入。據一九三六年度輸入額中，時計、學術器、鎗炮、船車、及機械類等共計一億五千三百萬元。軍需化學製成品之火藥、化學藥、染料等約二億元。此等商品在戰時均爲軍需品，故必增加無疑。與前者合計，至少要超出三十億元以上。（請參照第一章）

關於日本軍需食糧，大致可以自給，故不贅述。

筆者至此，又收到四月二日大阪每日新聞載，日本因鎳之不足已決定實行收回鎳幣。可知日本軍需資源不足之苦悶！

第六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証券

第一節 螺旋低落之日本股票市場

証券市場之盛衰，乃反映事業活動之繁榮與式微。証券市場又為最富敏感之景氣指針。但本章主要之目的，乃在明白日本資本家利益上因戰爭而所受如何之影響。蓋事業活動之情形已在第二章產業中述過。

據國際聯合會統計月報一九三七年十月號調查，日本工業股票市場指數，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七月止呈一路上昇之趨勢，但至八月即突然暴跌，即一月為二三〇·九，七月為二七一·四，至八月暴跌至二三六·四。于是可知日本工業界對戰爭勃發時所受之影響。

復據日本東洋經濟社調查：全日本事業股票市價指數（以一九一二年為基準）一九三六年六月為一二一·一，至中日戰爭勃發後之七月即低落至一一九·一，至中日戰爭

全面發動後之八月，更落至一〇五·五。以八月與六月比較則低落一二·九%。至我國軍隊退出上海後之十二月，復回昇至一一三·三，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繼續上昇至一一四·三。至中日戰爭陷于長期戰狀態之二月，不能再昇，仍保持一一四·三。但以戰後最高數字與戰前六月比較，仍示低落五·七%。

再從事業別來觀，以最近本年二月與和平時去年之六月比較；表示低落者爲銀行業、信託業、保險業、交易所業、海運業、電車鐵路業、電力業、鑛業、紡織業、毛織業、製麻業、製紙業、製糖業、麥酒業、水泥業、土地建築業、及雜業等。其中低落最著者爲毛織業，由去年六月一三八·六暴跌至本年二月九五·一，計慘跌三一·四%；其次爲紡織業，同期間低落六·四%，麥酒業低落九%。表示增加者爲造船業，增加三·七%，製粉業增加五·一%，肥料業增加極微。

復以最近之本年二月與一月比較：低落者爲毛織業低落五·六%，海運業低落四·〇%，製粉業低落一·三%，製糖業，低落一·〇%，紡織業低落一·二%，保險業

低落○・八%，肥料業低落○・六%，土地建築業低落○・四%，信託業低落○・三%，交易所業低落○・三%，增加者爲雜業增加六・〇%，水泥業增加五・四%，電力業增加一・九%，電鐵業增加一・一%，麥酒業增加一・〇%，製麻業及製紙業各增加○・二%，鑄業增加○・八%，造船業亦增加○・八%。

由以上兩個比較，可以明白毛織業股票市價螺旋低落中，同時其低落率亦最大，紡織業亦在一途低落中。此爲日本貿易上最有關係之事業，輸入上來說，棉花與羊毛前者佔首位，後者佔亞位，輸出上來說，棉織物佔首位，每年約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三十左右。此二大事業股票市價螺旋低落，即表示日本工業界整個之危機。

軍需工業之造船業股票，鑄業股票市價在最近雖呈相當增加，但前者本年二月之數字與去年四月相差不多，後者本年二月之數字尚不及去年六月，于是可知軍需工業資本家亦未獲如何之巨利。而我等如果以日本軍需事業個別分析，則即可發現甚多軍需事業股票市價反呈低落。茲列表如后：

東京股票市價指數（一九一二年爲基準）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七年

二月 一月 十二月 十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銀行

六六・八

六五・九

六四・〇

六八・一

六九・七

信託

九三・八

九三・四

九〇・三

九二・二

九五・二

九五・三

保險

九六・六

九七・四

九七・九

九五・二

九六・四

九九・〇

交易所

七七・八

七八・〇

七九・八

七三・五

七〇・七

七九・九

海運

六七・三

七〇・一

七〇・〇

六五・六

六〇・〇

七二・七

造船

一二四・〇

一二三・〇

一二六・九

一一一・九

一〇七・九

一二九・五

電鐵

一三三・八

一三二・四

一三〇・五

一二八・四

一二九・二

一四〇・二

電力

一〇一・八

九九・九

一〇〇・七

一〇一・四

九七・七

一〇六・五

鑄業

二一二・三

二一〇・七

二〇〇・五

一九八・八

一八九・一

二一五・〇

紡織

一八六・六

一八八・八

一八六・七

一七六・一

一六〇・七

一九三・八

一九九・七

毛織	九五·一	一〇〇·七	一〇五·七	一〇六·二	九五·二	一一九·九	一三八·六
製麻	三六·五	三五·七	三四·五	三二·五	三三·〇	三五·九	三七·三
製紙	一七二·五	一七二·二	一六八·三	一七一·六	一六一·一	一七八·八	一七九·五
製粉	一六四·五	一六六·七	一六三·七	一五五·八	一二八·五	一五六·八	一五六·四
製糖	一四五·四	一四六·八	一四四·五	一四一·二	一三二·四	一五八·七	一五九·〇
啤酒	二六三·三	二六〇·六	二六一·一	二五九·一	二六一·二	二八七·九	二八九·三
水泥	六〇·六	五七·五	五七·〇	五二·一	五四·〇	六〇·五	六二·六
肥料	五〇·七	五一·〇	四八·八	四六·四	四四·八	五〇·九	五〇·六
土地建物	七六·一	七六·四	八〇·八	七七·三	七七·九	八三·七	八六·六
雜	五九·九	五六·五	五七·四	五〇·九	五二·九	六〇·四	六〇·七
平均	一一四·三	一一四·三	一一三·三	一一〇·〇	一〇五·五	一一九·一	一二一·一

銀行、信託、保險、交易所等事業乃巨量公債之消化機關，但此四大事業股票市價指數一九三八年二月平均爲八三·七，比一九三七年六月平均之八六·〇低落二·六五

%。此乃表示因巨量公債之發行，使此等金融事業機關活動之機能滯塞。同時亦爲巨量公債難以消化之事實的反映。不待說，此等事業平時大抵賴公債之推銷獲得巨利，特別是銀行界與証券交易所。但目前巨量公債發行條件提高，即額面一百圓者付九十八圓，利率亦低落至三分五厘馴至三分。在此處，吾等可以明白，日本諸金融事業資本家因戰爭而祇有受害而無利益。

再來看軍需事業部門之造船業、鑛業、肥料業、製麻業、製粉業、等事業股票如何？以五者平均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一一七·五，比一九三七年六月平均之一一五·八增加一·五%。其增加之數微乎其微。作算製麻業，製粉業，肥料業等爲半軍需業而除去不計，僅以軍需直接事業鑛業與造船業來看，同期間鑛業是低落一·五%，造船業雖增加三·七%，但如與一九三六年十月之一二八·〇比較，則仍顯示低落。所以日本軍需事業資本家因戰爭而未受如何景氣之好惠。且有甚多直接之軍需事業公司股票市場，自戰爭勃發後至今日有低無增，此請參閱後節。

復來觀輸出貿易上相關聯之諸和平事業如海運業、紡織業、電氣業、製糖業、啤酒

業等如何？合以上五大事業股票市價平均指數，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一五二・九，比之一九三七年六月之一六六・一低落八%。輸出業之和平事業之萎縮，乃爲人皆所能料到。然日本輸入出貿易每年共計約五十億至六十億圓，故輸出業之萎縮乃表示日本財政經濟基礎之動搖，而輸出業之和平事業諸資本業利益之受害，或爲將來日本政治機構變動之一重要因素。

可爲日本國內經濟指針之絕對和平事業股票，即如建築業、水泥業、製紙業、電車鐵道業、毛織業等股票市價，一九三八年二月平均指數爲一〇七・六比一九三七年六月平均指數一一五・二低落六・六%。

第二節 日本主要事業股票市場之分析

爲求明白日本諸事業股票價格市場變動之詳細起見，特將日本各主要公司之股票價格市場分述如后——

軍需工業方面：

(一)日本礦業公司額面五十圓股票之市價在去年六月爲一百三十三圓，至本年四月二日落至一百十七圓七十錢，低落百分之一一・五%。(二)石川島造船公司五十圓股票市價去年六月爲一百〇六圓四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落至八十圓，即低落百分之二十四・九%之巨。(三)新瀉鐵工所五十圓者去年爲一百十圓九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落至一百〇三圓八十錢。(四)三菱重工業五十圓者去年爲九十八圓十錢，至本年四月落至八十二圓七十錢。(五)日立製作所五十圓者去年爲一百二十圓，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二圓七十錢。(六)池貝鐵工所五十圓者去年爲一百二十六圓五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十圓。(七)九州炭礦去年六月爲一百三十三圓九十錢，至本年四月一日低落至一百十五圓五十錢。(八)三菱礦業去年六月爲一百四十八圓四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三十三圓五十錢。(九)東京製鋼去年六月爲一百十九圓，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八十三圓五十錢。(十)日本鋼管去年六月爲一百三十九圓九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

落至一百〇七圓七十錢。(十一)小倉製鋼去年六月爲一百五十圓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〇九圓五十錢，低落百分之二七。(十二)神戶製鋼去年六月爲一百〇七圓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八十八圓，低落率爲百分之十八。(十三)日本石油去年六月爲一百十圓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八十三圓二十錢。(十四)川崎造船去年六月爲六十八圓六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六十圓。

和平工業方面：

(一)鐘淵紡績公司五十圓股票之市價一九三七年六月爲三百三十一圓四十錢，但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二百七十圓五十錢。(二)東洋紡織去年爲二百十三圓八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七十九圓。(三)帝國人絹去年六月爲一百六十四圓四十錢，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百四十圓。(四)倉敷絹織去年爲一百十二圓，至本年四月低落至八十圓。(五)明治製糖去年爲一百三十三圓五十錢，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十三圓(六)麒麟啤酒去年六月爲一百五十三圓，至本年四月二日低落至一百三十圓。(七)三

越百貨公司去年爲一百〇二圓，至本年四月二日已跌至九十二圓八十錢。

由此可知日本軍需工業與和平工業之股票市場同時在跌落中。

日本軍需工業股票低落之主因有二，第一是因日本官營軍需工業有相當之基礎此爲與一般歐美工業先進國不同之點，而亦爲一般日本民營軍需工業得不到戰時景氣之好處；第二是日本軍需業資本系統屬於一般和平工業資本系統之根，故和平工業之衰落就牽動軍需工業之不振。

事業股票市場是資本家利潤直接關係之經濟現象，吾人欲知日本資本家利潤獲得之增加與否，吾人祇需一觀日本証券市場中日本各事業股票市價之增加與否即可以明白。不待說，股票市價增，即日本資本家利潤增，相反是減。

中日戰爭給與日本資本家影響如何？吾人根據此股票市價之低落即可明白。吾人雖不敢說日本資本家因此而會起來反對戰爭。但吾人相信，日本資本家至少有反戰思想在彼輩之頭腦中。

第七章 長期戰爭與日本民生

第一節 物價騰貴下日本國民生活之貧乏

使日本人民生活上直接受壓迫者為物價騰貴率之增大。物價騰貴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增加租稅；第二是增發公債；第三是通貨膨脹。大家知道，房租增高，房東可以增加房客租金，而將其本身之負擔轉嫁別人。同樣，營業價增加，業主可以增加物價，而將其本身之負擔轉嫁一般消費大眾。此為物價騰貴直接之原因。增發公債，必然召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銀行券本身之價值低落，於是表現于物價上為增加。同時，公債增發，公債之累積額增大，因而利息支出亦愈大，例如已如前章所述，預計明年度日本公債累積額將達二百億圓，即以四分利計，則利息之支出每年已需八億圓，此八億圓之利息來源，當然為租稅，租稅對物價之關係已如前述，于是可知公債之增發，因租稅增加之關係而影響物價之騰貴，為必然之現象，此為物價騰貴間接原因。通貨膨脹，即表示銀行

兌換券發行額增加，亦即表示兌換券準備金之減少，準備金乃兌換券價值信用之保証，準備金減少乃表示其價值之低下，而物價之高下係依據兌換券價值之高下，兌換券價值低，物價則高，兌換券價值高，則物價低。此爲物價騰貴之直接之原因。綜而言之，因由於軍事費之膨脹。

物價騰貴在日本國策上之意義，爲一種籌劃軍費之工具亦即最後之手段。已如前述，物價之騰貴往往與通貨膨脹正比例之進行，而通貨膨脹之意義爲政府信用之膨脹，換言之即準備金與銀行券發行額距離更遠。貨物價值之具體物爲貨幣，貨物價值原爲國民勞動量之記號，故國民勞動量之記號亦爲貨幣，而貨幣之方式今又遞嬗至信用，即與勞動價值相差千里之一紙兌換券。故勞動量之標記亦即兌換券。今日本政府將兌換券所憑依之信用之証據之正貨減少，此無異貨物價值在實質上爲低落而在名義上爲騰貴。再進一步言，即貨物價值之標準根本低落。亦即一貨物在生產上必要之勞動量之酬報減少。

欲解釋上述之意義，非本文所能盡容。蓋此爲一種非常不合理而又非常矛盾之經濟

政策。但此處可以簡單言之，日本之所以實行物價增高政策，主要之原因爲在經濟困難時籌劃大量之戰費。蓋國庫無錢，倒因爲果，以信用依存之証據之正貨數量減少，事實上日本政府之信用亦即武斷的命令成爲貨幣信用依存之証據。於是因貨物價值之標準實際的根本的低落，爲補救起見，不得不將貨物價值之標準變動。於是而日本物價增加。物價增加之後，勞動者之實質工銀低落，生活困苦。由此可見日本物價之增高，即日本政府強佔國民勞動爲戰爭之用。蓋貨物價值原由於其生產上必要之相對勞動量所定，今貨物價值標準之低落，即爲其生產上必要之相對的勞動量之增加與勞動酬報之減少。綜而言之，欲以一百億巨量之戰費經物价提高政策之手普遍于全日本國民負擔。

使物价增高之另一原因为世界物价之增高。蓋戰時狀態下之世界，凡可爲軍需之原料供不足求，于是造成世界物价之增高。此無異使日本人民受二重之苦痛。

日本批發物價最近之情形，據本年三月十九日東洋經濟週報載，以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與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比較；日本米每石今爲三十四圓，比去年三十一圓七十

錢，增加二圓三十錢；小麥每百斤爲十圓半，比去年增加六十五錢；鶴印麥粉每袋四圓九十錢，比去年增十錢；大鳥牌棉紗每捆一千〇二十圓，比去年增加一百圓；電氣銅每十萬克二百二十圓，比去年增加四十五圓；新嘉坡錫每十萬克爲一千一百圓，比去年約增一倍；錫每十萬克爲二百二十圓，增加九十五圓；鋁二百八十圓，增加六十圓；釜石三號銑鐵每一英噸八十八圓五十錢，比去年增加二十五圓三十錢；鋼材每十萬克二十二圓五十錢；增加二圓半；美國萍松每石二十圓五十錢，增加五圓七十錢；水仙洋紙每磅增加一錢五厘；日本紙每卷增加五十錢；黑炭每包增加二十七錢；九州上等煤每噸二十五圓，比去年增加四圓半；白蝙蝠石油每箱增加四十錢；日石赤汽油每箱增加一圓四十錢；苛性鈉每十萬克爲二十三圓八十錢，比去年增加六圓八十錢。

批發物價騰貴，零賣物價隨之騰貴，而一般日本國民之薪給與工銀，未有增加，實即已爲減少，于是而生活苦痛。

東京批發物價指數據東洋經濟調查：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二四四·六，比之一九三七

年華北事變勃發時七月之二二一·五增加二三·一%，比之一九三七年同期即二月之二一七·五增加二七·一%之巨。(以一九一三年一月爲基準)。復據日本銀行調查：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一九八·一，比一九三七年七月之一八九·八增加八·三%。

東京零賣物價指數據日本銀行調查：一九三八年二月爲一九〇·四(以一九一四年七月爲基準)，比一九三七年七月之一七二·四增加一八%之巨，比一九三七年二月之一七〇·七增加一九·七%之巨。其增加率駕乎批發物價指數，乃表示商人階級以增稅之負擔轉嫁消費者之意義。

然而勞働工銀未有何等增加，據日本銀行調查(以一九二五年爲基準)日本民營工場勞働工銀實收工銀指數一九三七年三月爲九七·〇，至七月反低落至九六·三。官營工場勞働工銀實收工銀指數一九三七年三月爲一〇七·六，至七月反低落至一〇四·三。

再據東京朝日新聞社調查，日本全國生活費指數(一九三一年七月爲基準)一九三八年一月爲一九九·〇，比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增加五·四%比一九三七年一月一

八七・九增加一一・一%之巨。

但是日本薪俸階級之月薪除三菱系統事業機關之職員有若干津貼，其他如三井系統與安田系統諸事業機關均無增加。（據四月號文藝春秋）

日本生活費指數中，以一九三八年一月與一九三七年一月比較：飲食費增加一六%，其中米增加一八%，麥增加一二%，魚價增加三三%，肉類增二一%，卵乳類增一六%，蔬菜類增一三%，乾物類增五%，豆腐等增八%，酒增一五%，水果增一〇%，飲料增九%。住居費增加五%，其中修葺費增一一%，什器增五%。光熱費增加三〇%，其中柴煤類增四六%。被服費增四%，其中衣服類增四%，隨身品增四%。文化費增加一一%，其中保健衛生費增三%，育兒教育費增加二〇%，娛樂費增加三七%。

第二節 日本國民生活困苦之反响與革命運動

隨物價騰貴而來之生活費增高，直接感覺苦痛而首先表示反抗者為勞働階級。據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東京朝日新聞載，據日本勞働局調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國

勞動爭議事件一百二十九件，自中日戰爭以來，一路激減，但要求增加工銀者日增。為要求增加工銀而發生之勞動爭議，一九三七年四月為最多。至十一月，勞動爭議四十六件中要求增加工銀而起之勞動爭議為七件，至十二月四十四件中仍佔七件，但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總數六十七件中一躍而增至二十件，至二月（截至三月十八日報告）為十八件。此顯然可見因生活困難而向資方要求增加工銀。

關於日本農民爭議最近因無數字發表，未知如何。據日本內務省社會局調查，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三月三個月發生爭議事件一千三百三十一件，比之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三個月一千〇九十三件增加二百三十四件。

日本勞動階級與農民階級之發生爭議運動，乃是有其社會主義組織之指導，決不是單純的行動。而一般小市民階級因生活費增高亦促其從事政治意義的反戰運動。此等運動之匯合，即形成最近日本人人民戰線之活動。

日本人民戰線活動之詳情，吾等雖無由探悉，但吾等祇要看日本人民戰線受日本警

察當局之壓迫與檢舉情形，即可反映出日本人民戰線之如何活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東京警視廳及各縣警察部大舉會合搜捕左翼各黨派份子有三百七十人之多。在東京被捕者已達一百〇八名。被捕者有共產主義先輩山川均，早稻田大學教授猪俣津南雄、荒烟寒村，帝國大學教授大森義太郎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加藤勘十，社會大眾黨議員黑田壽男，九州帝大教授向坂逸郎，及高津正道，前無產黨書記長鈴木茂三郎等。第二次日本人民戰線檢舉時被檢舉有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內兵衛，助教有澤廣己，脇村義太郎，法政大學教授美濃部亮吉，教授美濃部南謹二，講師笠川金作，東北帝國大學助教宇野弘藏。

政治機構之變動是由於經濟機構變動而來，日本現經濟機構雖維持現狀，但祇是維持軀殼的現狀，內在的已包藏勢非變動不可之楔機。原來，已如第一章所述，中日戰爭日本之戰費預計每年一百二十億圓，再加國債累積額二百億圓，則日本已有僅消耗無生產之負擔三百二十億圓。假定以日本全國人民一億人平均計，則每人每年需負擔三百二

十圓。但日本國民之所得額，據日本內閣統計局之調查，一九三五年為一百十三億圓。

根據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每年約增加十億圓之數字來推測，則一九三七年當為一百三十億圓，一九三八年當為一百四十億圓。而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八年因中日戰爭而事業式微，其所得必有減無增。復根據士方成美氏之估計，一九三五年日本國民所得額為一百三十六億圓，基據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每年約增十億圓數字推測，一九三七年當在一百六十億左右。不待說，一九三七年以後因中日戰爭之影響必有減無增。今假定為一百五十億圓計，以一億日本國民平均，則每人每年所得為一百五十圓。事實非常明顯，每年每人收入一百五十圓，對應負擔之軍費暨國債三百二十圓，尚不足一百七十圓。即不足額之一百七十圓，亦已超過其所得額一百五十圓之二十圓。戰費之軍事費為毫無生產之支出，國債亦為無生產性之支出，且國債愈積愈多，今日之日本國民不能償清固不待言，實際今後日本之子子孫孫亦不能償清。如此中日戰爭愈長，日本國民之負擔更重。換言之，中日戰爭之時期愈長，日本經濟機構之變動必須由內在的演化至表面的，于是而日本

政治機構即須隨之而變動。而最近日本勞動爭議農民爭議以及社會主義運動之表面化，乃爲日本政治機構將隨經濟機構變動而變動之前兆。此非著者偏面之希望，更非主觀之幻想，乃有上述經濟諸現象爲根據。